

往事如昨

童年的鼓楼梦

戴恩嵩 撰文/供图

有许多个这样的早晨：不管走到什么地方，一觉醒来，迎着从东方地平线上投来的新鲜而又带着温馨的曙光，蓦地感到自己的双脚仍然踏在故乡的土地上，有时飘然不知所往地在空中游荡，不知脚下是泥土还是沟壑、是天上还是地下。然而，印象最深的还是梦中的那座鼓楼……

这座鼓楼，是掖县（今莱州市）城的标志性建筑，横跨旧时府衙向南直去的通衢大街，高大巍峨，十分壮观。在我的家乡，只要走出村口向南望去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座鼓楼，再往远处看，就是形如笔架状的云峰山了。

掖县古城，地处潍坊通往烟台的交通要道上，必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。无论哪一方面的军队，只要占据了掖城，必先登上鼓楼，居高临下远眺数十里，并把这里当成军事指挥所。

1938年初，日寇的铁蹄踏上了掖县这片滚烫的热土，在掖城建立了伪政府。也就在一年，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成立，发动了玉皇顶起义，攻克掖城，把伪政府赶走，成立了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府。第二年，根据当时抗日的需要，新的政府迁到乡下。于是，日寇伪军又卷土重来……这种“敌进我退、敌退我进”的斗争态势，使得古城、鼓楼战火不熄，长时间处在兵荒马乱中。这种“拉锯战”自然会波及掖城周边村庄，我村首当其冲。

在我的想象中，那些从城里来的兵们都是从鼓楼里走出来的。尽管日寇活动十分猖狂，但我村这个老解放区的人民没有停止过对敌人的顽强斗争。八路军已转移到离县城较远的乡村去了，但区里还在暗地指导我村做一些对抗日有益的事情。

我爹做的事从不对家里的人说。直到我能识字时，才从他的“记事簿”上读到一段话：“1938年的冬月，日寇侵占掖城。到了1939年2月，我和周家村的周元明暗中组织了职工会，周元明他任会长，我任组织（委员）。八个北流（村）、路

日本鬼子投降后，我和小伙伴们便唱起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”这首歌，背起书包上学了。我上一年级，在所有的同学中年龄最小。我一年级的课本相当于今天64开本那么大，第一课只有三个字“开学了”。身穿长衫的王育生老师走进教室，班长喊了一声拖腔很长的“敬礼——”，我们便齐刷刷地站起来，等老师说声“坐下”，我们才坐下听讲。学生生活就这样开始了。

过了几天，我把学校发的课本从头顶看到底，没有一个不认识的生字。原因是，在我没有上学以前，我哥哥已经把小时候读过的、全是用毛笔手抄的那本“人、手、足、刀、尺、山、水、田、狗、牛、羊……”的《国文》都教我读熟、写完了。王老师见我学会读又会写，说我脑子聪明。我把哥哥教我《国文》的秘密告诉了王老师。他摸了摸我的光头，对我说：“太好了！别看鬼子被打跑了，坏人还是有的，你和大同学一起，多轮几班‘要条子’吧！”

所谓“要条子”，就是站岗放哨查路条。那时候，不管是外出探亲、赶集，还是办事，都要持有村里开的路条。我们的任务就是站在通往县城的大道道口的路边，向过往行人索要路条。看过以后，

个庄、东西郎子埠，凡是工人每人每月交纳会费，每月两次暗中召开会议……会费都是我往东乡山区去交，往返有很大危险……”

看了这段记载，我就向我爹询问当时的情况。我爹告诉我，当时八路军在抗战中有不少伤员，这些伤员要治伤就得有药，买药必须有钱，用粮草是换不来的。有一个时期，伤病员都在王门村的地下医院里养伤，当地村民可以供给他们吃的穿的，最缺的就是钱。

当时农民手中没有钱，对八路军有好感并想出资支援的人大都是那些有手艺的铁匠、木匠、瓦匠、银匠等。这些人就是我爹所说的“工人”，他们便是“职工会”的成员。根据成员们的收入情况，有多出多，有少出少，经常筹集一些资金，大家当场清点封好，由我爹送到王门村去。那里有个名叫王平的人专门接收各地的资助，使这个地下医院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。

日本鬼子对掖城周边村庄的“扫荡”使我村深受其害。俗话说“兔子不吃窝边草”，但对日寇和伪军来说，不管“窝边”“窝边”，有草就吃，濒临县城的我村也就成了他们的必掠之地。日本鬼子三天两头、成群结队地来到我村抢粮、抢草、抢钱、抢猪羊、抢鸡鸭鹅……

被抢过一次后，村里人就想出一些办法：年轻女人逃到远离掖城的亲戚家，凡是值钱的东西都埋到地下，家中牲畜鸡鸭之类也转移到别的村里，剩下的隔夜粮草和针头线脑之类也就只好任他们看着办了。抢去抢去，村里已经没有什么可抢了，但日伪还是不撒手。庄户人家最常用的东西也成了他们抢劫的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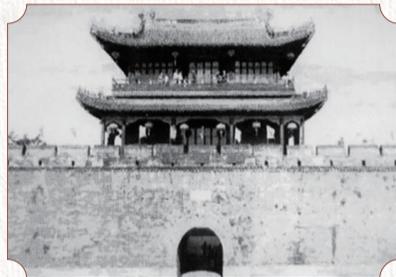
说声“麻烦你了”，便可放行。如果没有路条，要么让他返回，要么把他送到村公所里询问一番。

我爹用长长的腊条杆、染红的苘麻丝、铁打的扎枪头给我做了一杆红缨枪，拿着它站在路边，十分威武。和我一起放哨的那位年龄大的同学说话吐字不清，常常把“麻烦你了”说成“麻衫你了”。这样，看路条的事由他来做，向路人致歉的话由我来说。

其实，那时过往的行人并不多，一个上午不过十几个人，剩下的时间就只好在路边百无聊赖地站着。这时，又远远地看到了矗立在县城里的那座鼓楼。我想，鬼子被赶走了，我们可以随便到县城进进出出了，我多么希望我爹领我进城到鼓楼上看！

回家吃饭的时候，我把这个想法对我爹说了。我爹摸了摸我的头，对我说：“这事好办，过些日子爹不忙了，就领你登上鼓楼看看！”

“登上鼓楼看看”的愿望还没来得及实现，从1946年到1947年，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了两次疯狂进攻。掖城有时被他们占领，他们经常在鼓楼上向外放枪放炮，显得不可一世；有时他们被八路军



掖县鼓楼老照片

标。特别是跟在鬼子身后的那些“二鬼子”，他们狐假虎威、为虎作伥，看来不起眼的东西也照抢不误。直到今天，在我村依然流传着“二鬼子”随真鬼子下乡抢东西的种种故事。有个“二鬼子”下乡出发前，他的老婆嘱咐他：“咱家的驴捂眼不能用了，下去弄个回来！”驴捂眼，是毛驴拉磨时把驴眼蒙起来的专用器物。那时我就想：“二鬼子”们养得起毛驴，怎么就买不起“驴捂眼”，而偏偏要去做个千人恨万人骂的“二鬼子”呢？

这些问题成了永远解不开的谜。带着这些谜，再看那座威武高大的鼓楼，便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。那年秋天，我和小伙伴们到收完庄稼的地里拾草，来到“毛阁老”坟前的石人石马旁边。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到石马脊背上，迎着秋风，赶走身上的汗水，那感觉真是美极了。抬头看去，又望见了城中的那座鼓楼。它的形象与在我村看到的不一样：在我们村里看，它像一座高大巍峨的庙宇，气宇轩昂，正襟危坐，凛然不可一世；在石马背上，它变成了一只凶猛吓人的老鹰，黝黑的楼顶是老鹰的头，高挑的飞檐是老鹰展开欲飞的翅膀，那感觉好像就要把周围的一切都变成它的捕获物一样。

我把这种感觉说给我的小伙伴听，并加上了老鹰捕捉小鸡的故事。他们一个个脸上生出许多无端的恐惧和茫然，二话不说，很快从石马背上翻下身来，急急忙忙地拿起爪耙，背起篓子，慌慌张张往家跑。他们这样做，我当时感到很奇怪。后来才意识到，被抢掠和鸡飞狗跳的战乱吓怕了的孩子，是不喜欢听老鹰捉小鸡这类故事的。

逃跑，不知逃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
每当国民党占领掖城、登上鼓楼时，我们村遭受战乱之苦就又开始了。飞机的疯狂扫射和狂轰滥炸使村民们连正常的农田管理也不能进行。

但是，胆子最大的还是我们这些孩子们。我们已经没法上学了，只好背起篓子、扛起爪耙到野外去拾草。一旦听到飞机的声音，我们会把草篓扣在头上，飞快地跑进玉米地或高粱地里趴下。“吐吐吐”地一阵扫射后，我们便会听到子弹壳“叭叭叭”击打庄稼叶子的声音。飞机远去以后，我们就把拾草改成拾子弹壳了。

家里的大人们教给我们躲避飞机扫射的方法：因为飞机不会垂直地放枪，只能俯冲后再斜向扫射。所以，听到飞机的声音后，就立刻寻找遮掩物，墙壁、草垛、大树、坟丘、墓碑……只要避开飞机飞来的方向，找个地方遮住自己的身体，就不会有中弹的危险。按照这个方法，我们就可以和敌人的飞机展开周旋了。敌机不但用机枪扫射，还在我们村后扔下了两颗炸弹。在所有的小伙伴中，我拣到的子弹壳最多，装满了整整一筐箩，而且还拣到一个炸弹的“尾巴”。

1947年的深秋时节，地里的庄稼都收获完了，农活已经不多。一天晚上，我嫂子到村西的井边挑水，忽然，在夜色中走来一支队伍。看到我嫂子从井里往上拔水，战士们便纷纷走来，一口一个“大嫂”地叫个不停。来到井边后，他们便求我嫂子让他们喝点水。我嫂子答应了。他们整整齐齐地排着队，喝完了一桶水，又为我嫂子到井里拔了一桶，最后还千谢万谢地感激不尽。我嫂子挑水回来后，把这事对家人说了。我爹说：“肯定是八路军来了。”

半夜时分，突然炮声大作，一声更比一声响，有的窗玻璃被震碎，用纸糊的窗户也“哗啦哗啦”地碎裂了。我家全都穿好衣服，准备逃荒。我爹说：“我先出去看看再说。”

不大一会儿，我爹就回来了。他的脸上毫无惊慌的表情，告诉我们，村南地里的所有坟丘后面都安装了大炮，正像火龙一样向城里喷发，而城里却没有一点还击。爹说：“八路军正在攻打掖城，就要解放了，咱不用逃荒了。”

第二天天还不亮，炮响就停止了。东方刚刚露出晨光时，我们全家和全村人都跑出家门，来到村南，远远看去，掖城里面浓烟滚滚。待浓烟消尽后，那鼓楼便渐渐显现出来。可这时看鼓楼已非从前——在鼓楼的顶端多了三个窟窿，那正是解放掖城的炮弹打的。我爹说：“八路军的大炮是长眼睛的，看看鼓楼顶上那三个炮眼多像一炉香！”因我爹是我村唯一识文断字的所谓“秀才”，在村中又担任过干部，有点小权威，说起话来总和别人有不同的角度，所以他的话很容易被我们村的人当成经典。从那时起，这鼓楼上的“一炉香”的说法便在全村很快传开了。

1949年秋天，我爹领我进城，吃过肉火烧、喝过油粉饭，在回家的途中，听到鼓楼上响起了宏亮的钟声。我问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爹说：“改天换地了。”后来才知，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。

1953年，我要离开故乡到东北去读中学。拜别了父母，拜别了故乡，拜别了古城、鼓楼，心想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这熟悉的一切，不觉潸然泪下。

在我辗转求学的十多年里，梦中常常出现那座鼓楼。梦中的鼓楼高大而伟壮，它所承载的历史，又是那么沉重而久远……